

中国历代轶闻丛书第三部

民国轶闻

第二册



■直系与奉系轶闻■

编著：姜 昆 王习耕 史振明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中国历代轶闻丛书第三部

民 国 轶 闻

(第二册)

直系与奉系轶闻

姜昆 王习耕 史振明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3年5月

目 录

冯 国 璋	(1)
两面讨好	(1)
出兵露丑	(2)
酒后吐真言	(3)
月老红绳	(3)
挨蒙上当	(4)
心里有数	(6)
狠咬一口	(6)
阻建生祠	(8)
兄弟相争	(9)
老友谗言	(9)
一日总理	(10)
虎拦狗道	(11)
北洋狗吃鱼	(13)
曹 锜	(14)
曹三琐闻	(14)
普天底下都是贼	(19)
草包泄天机	(19)
决堤淹民	(20)
微微一乐	(21)

大员互骂	(21)
老大之争	(22)
贿选丑闻	(23)
龙争虎斗	(29)
催餉揪部长	(30)
老混蛋造谣	(31)
拚命疾呼	(32)
曹锐自杀	(32)
翻云覆雨	(33)
狂赌败家	(34)
吴 佩 孚	(36)
跳车逃命	(36)
化整为零	(36)
巧捞资本	(37)
异国飞鸿	(39)
求子无得	(39)
血染桥头	(41)
“虎门”销烟	(42)
错拍马蹄	(43)
曲法相宽	(44)
狼狈南逃	(45)
两帅相煎	(46)
血战汀泗桥	(51)
蜀中流寓	(52)
晚岁亮节	(58)

直 系 诸 将	(62)
马桶将军	(62)
奸人设伏	(62)
失窃之宝	(63)
棒槌打磬	(64)
吉日出征	(64)
忠诚考验	(65)
有哉有灾	(66)
妻妾外交	(66)
急赠钻戒	(67)
醉酒批卷	(68)
我只管杀人	(69)
阎王票子	(70)
弃官救子	(70)
西归遭劫	(71)
屠夫丧命	(72)
编造神话	(73)
“王嘴咕”抓赌	(74)
摆宴囚人	(75)
屠杀乱兵	(76)
满载北归	(77)
敛财秘诀	(78)
父吝子奢	(78)
张 作 霖	(80)
恶少之初	(80)

遇刺幸存	(88)
哄走恩师	(88)
击败“大茶壶”	(89)
抢劫军列	(91)
大帅逸事	(92)
败而有功	(96)
险胜郭松龄	(97)
明联暗斗	(100)
歪打正着	(101)
北洋末日	(102)
皇姑屯归天	(103)
元帅林	(106)

张 宗 昌

发迹之先	(108)
杀妻灭口	(113)
纸糊肩章	(114)
保举省长	(115)
治鲁德政	(115)
赶驴连长	(119)
俄匪施暴	(120)
诬杀记者	(120)
我就是好色	(121)
野狗难葬	(122)
哭天大赛	(123)

奉 系 诸 将

圆梦得名	(124)
洮南剿匪	(124)
佛门信徒	(125)
丧事至高	(125)
哭谏阻残杀	(126)
硬吞香蕉皮	(127)
爱猴如子	(128)
抓到军法处	(129)
屠降报功	(130)
小诸葛三事	(131)
虎将如鼠	(133)
豆腐干刻大印	(135)

张 勋..... (137)

瘸拐扈驾	(137)
恶贯满盈	(137)
奴才晋升	(138)
以耻为荣	(139)
袭城破产	(140)
金陵残梦	(141)
孔林免劫	(144)
复辟丑闻	(145)
老丑风流	(152)
据理劝夫	(155)
败家犬子	(156)
宰相墓	(157)

蔡	锬	(158)
	名师与高徒	(158)
	两个耳光	(160)
	弥天大谎	(161)
	英雄遇奇女	(162)
	舌戏杨度	(163)
	假戏真唱	(164)
	一语双关	(165)
	夜搜将军府	(165)
	致函袁大头	(166)
	命名“护国军”	(167)
	攻心为上	(168)
	礼让叙州	(169)
	资志以歿	(169)
	清廉守贫	(170)
孙	传 芳	(171)
	恶狼入室	(171)
	虎到塔倒	(172)
	屠兄宰弟	(173)
	杀俘梟首	(174)
	不做公仆做父母	(175)
	禁“模特儿”	(175)
	取缔旗袍	(176)
	我是军阀	(177)
	每天一澡	(177)

厚脸事仇	(178)
侠女杀虎	(179)
南 国 诸 将	(180)
悍将叹服	(180)
紧急辟谣	(181)
食言恋栈	(182)
刁买人心	(183)
混字当头	(184)
南国奇人	(185)
丑汉抢亲	(186)
活人练靶	(187)
败将高升	(188)
为子举义	(189)
比赛伤疤	(190)
被迫起义	(191)
君临重庆	(191)
浪游芳园	(192)
反攻倒算	(193)

冯国璋

两面讨好

据说冯国璋狗一般憨厚，狗一般忠诚，因而被誉之为“北洋之狗”。

其实，此人貌似忠厚，内心却十分狡诈，最善八面玲珑，多方讨好。

比如，他本来对恩师袁世凯忠贞不二，可同时又向清庭暗送秋波，致使1908年袁世凯被削官回乡“静养足疾”，而他却荣升为“全国陆海军军咨使”，也就在他如此沐浴皇恩“感激涕零，愿为朝廷效死”之时，又偷偷前往袁世凯处探望，又得到袁世凯的信任。

袁世凯出山，他奉命主攻汉口，“放火烧荒”，成为最受袁倚重的干将。而就在此刻，朝廷又荣升他为禁卫军统领，他欣然赴京，一上任，立即表态对朝廷忠心耿耿，故意对袁世凯大发微词，装出有很多分歧的样子，于是，进一步得到本来就对袁世凯十分忌恨的满清贵族的欢心。下车伊始，他迎合朝廷口味，极力主张讨伐革命军，坚决反对议和。他利用朝廷对袁的不满情绪，巧妙地博得禁卫军上下的普遍好感，进而使这只御林军成为自己发迹的资本。

出兵露丑

1913年，冯国璋与张勋奉袁世凯之命分兵南下，合攻南京，他们先在兖州会师，再共同开拔。两人勾心斗角，冯看张不过是个不通文墨，打架不要命的无赖而已；而张勋看不起冯国璋，认为他是个窝里窝囊的糊涂虫。张勋想露一手，显示一下辫子兵的威风，要求此次行动务必迅速，否则，严惩不贷。而冯国璋哪里知道张勋正在跟他耍心眼，还和往常一样，慢吞吞的，行动迟缓得很。

张勋特地邀冯国璋到自己的专车中有事相商，他刚刚坐定，张勋的信息官就冒冒失失冲了进来，对张勋说：“报告，咱们的队伍已经开拔，统统上了火车，又整齐，又迅速，秩序井然。”张勋听罢，高兴得频频点头。接着，信息官又继续说：“可是，冯国璋的队伍还没出发呢，而且秩序很坏，乱七八糟，这么行军打仗，简直是开玩笑！”张勋心里十分高兴，望了冯国璋一眼，却装出一付生气的样子，对信息官骂道：“混蛋！你尽胡说八道。”“不，是我亲眼所见，绝对没错！”张勋大怒：“冯大帅用兵有方，岂能如此？”他指了一下身边的冯国璋说：“这位就是冯大帅！”冯国璋窘得满脸通红，知道张勋在捉弄自己，但又不好发作，负气而走。一到兵营，就将属下官兵狠狠地训斥了一通。

张勋却为此事而欣欣然。

酒后吐真言

张勋与冯国璋在南京见面。

张勋连饮几盅，老酿下肚就“耳酣肠内热”了，一时兴致起来了，酒后吐真言，说道：“袁老头子打来一个密电，叫我监视你的行动。”

冯国璋闻言并不惊异，只是微微一笑，也不慌不忙从身过拿出一张刚接的密电给张看：“我也收到了，老头子也叫我监视你的行动。”

两人面面相觑，本欲来一场开怀大笑，可突然间又笑不出来了，心中犹似打破了醋瓶子一样，不是好滋味……

月老红绳

为控制冯国璋，袁世凯绞尽脑汁。此人虽然是“北洋之狗”，但有时反而咬主人两口，不叫人放心。

还是瘸腿儿子袁克定有办法：“给他吹吹枕头风啊！”袁世凯眼睛一亮：“对、对、对，英雄难过美人关啊！冯国璋丧妻多日，乘此机会选派一个美女到他身边去！”袁克定眼睛也一亮：“把周道如嫁过去！”袁世凯连连称赞：“妙，妙极了！”这周道如是倍受袁家优待的家庭教师，多年来与袁家大小、上下，关系十分亲切，袁世凯以义女待之，犹如自家人一样。

袁氏父子亲自提媒，聪明绝顶的周道如立即明白，这是去

做侦探。用月老的红绳拴住这条北洋狗。她自然不甚情愿，但想到不依是没有出路的，而且自己年龄已三旬有余，不能再拖，也就争取主动，爽快地接受了“监察”任务，自然也就答应了这门婚事。

袁世凯写信告知了冯国璋，冯自觉艳福不浅，心花怒放，表示“衷心感谢袁大人的深情厚意，余年定要加倍报答”，并发誓“愿为大总统效犬马之劳。”

1912年1月19日，冯着上将礼服，佩满勋章，专迎新人，新人乘16人抬的花轿，在隆隆礼炮声中步入礼堂。

婚后，冯国璋异常兴奋，见夫人如此能干，又添一层欣慰，竟将一切公私之事皆由爱妻处理。日子一长，周道如觉得这位上将军不过是个才疏识短，气量狭窄的莽匹夫，“北洋一条狗”，一点不假。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只好尽职尽责，劝狗莫咬主人，效忠袁世凯。

由于有了周道如这根热线，冯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随时随地汇报到北京，并通过她再遥控冯国璋。袁世凯对她十分满意，还亲自写信给周，以示嘉奖。

不过，后来冯国璋反对帝制，袁世凯又对他不说真话，存心欺骗冯国璋，使他陷于被动，两者之间的矛盾又日益尖锐。

但周一一直伪装得很好，冯国璋一直到死，都不知道榻旁的这位如意夫人周道如，乃是袁世凯安插在身边的密探。

挨蒙上当

1915年，袁世凯筹划帝制，外间轰动。

6月22日，冯国璋不知原委，就偕梁启超入京谒袁，想得到第一手真实信息。他问：“帝制运动，南方谣言很多，请大总统秘示，我好在地方上着手布置一下。”

袁世凯闻言，十分惊讶，他指天划地而又十分动情地攥住冯国璋的手说：“华甫啊，你我多年在一起，别人不懂尚可，难道你也不懂我的心事？这都是些无风生浪的议论。我绝对没有当皇帝的思想。袁家没有能活过60岁的人，我今年已经58岁了，就是做上皇帝，还能做上几年？况且皇帝传子，可我的大儿子克定腿残了，能叫瘸子当皇帝吗？二子克文一心想当个仙士，一天到晚云山雾罩，别说当皇帝，就是当个排长我都不放心。三儿子克良像个土匪，其余的都年幼，哪一个能继承大业？你尽管放心！再则，我熟读二十四史，你看看，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使为子孙着想，也不能称帝来害他们啊！绝无此事，绝无此事啊！”冯国璋信以为真，十分感动。可一想到“陈桥兵变”，又进一步问道：“不过有着一日，天与人归，大总统虽然谦让，恐怕也推托不掉。”袁世凯勃然大怒：“这是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留学，我已叫他在那里购置家产，倘有人逼我为帝，我就流亡英国伦敦，从此不过问国家大事！”

冯国璋完全放心了。这时，袁世凯又拉住他的手说道：“华甫啊，北洋军队暮气沉沉，有事时便不能用，你在南京好好整顿，我们自己家人总该团结，保持我们的实力。你既来京，可与兄弟们筹划一番。”

袁世凯好话说尽，抚慰备至。冯国璋深为感动。他有了第一手材料，深信不疑。7月9日返宁，对南京诸人辟谣，以自己人格担保，坚称“袁大总统绝不称帝”，人们也都信以为真。

可刚刚两个月，帝制揭晓，冯国璋方知上了袁世凯的大

当，顿觉脸上无光，愧对左右，心中恨恨不已，反而成为帝制最大阻力。

心里有数

1916年3月，反袁怒潮掀起，那些蛰伏的政坛要员也从冬眠中复苏。冯国璋装病多日，此时忽然销假视事，他南京的府门人来人往，又热闹起来了。

袁世凯派钦差游说诸侯，让他们发电通告“拥袁”。可此电报被冯国璋扣押下来，任你百般催促，他就是迟迟不理，搞得钦差只好捉刀，冒名代发。老滑头心里有数，袁世凯末日不远了，他想成为袁与反袁力量之外的第三种势力，让别人两败俱伤，然后取而代之。

他的策略是“你们倒袁我赞成，但要我亲口说倒袁的话或直接参加讨袁，我是不干的”。

他要两面三刀的故伎，想一面用护国军的力量倒袁，再联合北洋军阀对付护国军，不露声色，两面讨好，又不担对袁忘恩负义的恶名。

做狗之道越来越精，却与为人之道越来越远。

狠咬一口

为帝制，冯国璋与袁世凯闹翻了。

护国战争一起，他美滋滋地瞧老袁的笑话，并暗中给袁算

了一卦。

卜者说：“袁世凯肚大脖粗腿短，是个癞蛤蟆。没有好命。而将军却是大贵之相，必有后福。”

他本来就听说过袁是蛤蟆转世的传言，此刻他十分高兴，重赏了卜者。

他开始秘密活动，扎根串联袁世凯的干儿子陈宦。此时四川将军陈宦也在谋求改换门庭，于是派亲信胡鄂公到南京拜谒冯国璋。

冯国璋说：“袁老头子不是真龙转世，癞蛤蟆硬要冒充真龙天子，早晚要身败名裂。”接着他又十分沉重地说：“袁世凯这个老头子不把我当作自己人。他的手下都是些狐群狗党，老头子到不了几个月就得完，癞蛤蟆难过端午节。这也是天意应该如此。我对他非常痛心。”

他千叮咛，万嘱咐，要严守机密，要在底下悄悄进行，到关键时刻才能突然亮相。

冯国璋不声不响地联络了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和湖南将军汤芑铭，写好了逼老袁下台的通电。

袁世凯已经焦头烂额，但还在拼凑力量妄图扑灭护国战争的烈火，而且还想重用冯国璋呢。就在这时，冯国璋的领衔通电突然发表，冷不防从后面狠狠咬了主人一口。

袁世凯得知此事，急得丧了魂似的，连连跺脚不迭，知道自己被一手豢养的“家狗”给出卖了。他预感末日已到，沮丧地对人说：“完了，一切都完了，我昨天晚上看见天上有一颗巨星掉下来，这是我生平所见的第二次。第一次是文忠公（李鸿章）死时，这次就该轮到我了。”他还迭迭不休地叨唠起他的祖

先们都是 59 岁之前死掉的，而现在，他已经 58 岁了，因而“恐怕我过不了 59 岁这一关啊！”

袁世凯果然于六月六日忧惧而死。

后来人们说：“咬人的狗不叫，不叫的狗咬人最狠。冯国璋一口就咬到了老袁的致命处。”

阻建生祠

1916 年 10 月，冯国璋被选为副总统。

他坐镇南京，总以国家元首姿态公开接见中外记者，自吹自己的德政，影响颇大。为此，1917 年初，江苏商民鉴于他维持江南社会秩序有功，便集资为冯国璋建造丰碑。消息一经传开，军界更为活跃，要进一步扩大规模，改建为“冯公生祠”，并以冯国璋的字“华符”命名其园，是为“华园”，在公园入门处拟造铜像一尊，以让万民景仰。

冯国璋十分高兴，但恐怕闹大被世人嘲笑，立刻写信坚辞：“华园一事承绅商雅意，至感至佩；惟国家多事，民生日艰，功德二字尚非歌颂之时，谅薄自惭，亦万不敢忝承盛意，华园一事千万打消；如不能中断，请即改为劝工场，以利民生经济。”

由于冯国璋的谢辞，将建华园的捐款用于改建贫民工厂和劝工场，使一些饥民得以安顿。此事被南京人民传为美谈，冯国璋的威望又更上了一层楼。